



# 马年说马 (外一篇)

聂鑫森

丙午年为马年。神州大地,春风得意马蹄疾,又是万紫千红时。

唐代诗人李贺对马情有独钟,为马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其中的两句“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”,写得真好,马的骨相清奇瘦劲,拍一拍马身竟发出金属之声,凸显出马的精神内质,给人一种震撼心魄的雕塑美。

这使我想到了徐悲鸿笔下的马。自古以来,马一直是画家努力表现的对象,曹霸、韩干、仇英、赵孟頫都留下了许多杰作。但在技法和意境上,一改千年以来的画风,在画马上独辟蹊径,则要首推徐悲鸿。他用大写意的淋漓笔墨取代了线描,塑造了骏马的典型形象:尖耳、阔鼻、白额、长腿、鬃毛飞扬、“骨带铜声”。他的画是先以富有变化的大块灰墨描出马的形体,刚柔并济的寥寥数笔画出四肢的主要骨骼、肌肉,再运用浓墨点出头部五官特点,最后以硬笔焦墨扫出随风飘舞的鬃、尾。这些马或奔驰,或休憩,皆英俊矫健,一身傲骨,向往着自由和光明。我很喜欢他题诗“山河百战归民主,铲尽崎岖大道平”的《奔马图》,一匹马蹄抖擞的骏马飞奔而来,占据了画面四分之三的位置,威武雄壮,势不可挡,似闻铿锵的蹄声响彻天地之间。

在古代,马不与文学艺术结下不解之缘,而且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。

关于马的名称很多,黑马为骊,黄毛夹杂白点子的马为骠,黑尾黑颈毛的红马为骝,毛色苍白相杂的马为骀,额有白毛的马为卢,黑尾黑颈毛的白马为骀……项羽骑的马为乌骓,垓下被困,穷途末路,他曾悲叹“时不利兮骓不逝”。刘备骑的是的卢,追兵迫近,情势危急,他急呼“的卢,今日危矣,可努力”,马竟知人意,一跃而过檀溪,终于化险为夷。辛弃疾曾借此典入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一词:“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。”

与马有关的典故,在古籍中比比皆是,如伯乐相马、千金买马骨、胡服骑射,等等。我们常说的“拍马”一词,据顾颉刚先生考证:“西北地高气薄……山道仄狭,又不利行车,以是多单骑;中产之家皆畜马,视为第二生命……平日牵马与人相遇,恒互拍其马曰:‘好马!好马!’……拍其股所以表其欣赏赞叹之意,本无谄媚之嫌。”但后来夸赞之风渐流于奉承趋附,于是,“拍马”也就有了贬义。又如“驸马”,本指官职,即驸马都尉,掌副车之马,三国时魏国的何晏任此职时,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,魏晋后该官职常由帝婿担任,以后便常以“驸马”代指帝婿。马齿随年龄添换,《国宪家猷》里说:“马四年而两齿,五年而四齿,六年而六齿成矣。七年而右一齿缺,八年而上下两下各一齿缺……”,“马齿徒增”成为表示虚度岁月的谦词。

在古代,马与车是紧密相连的,装运东西,或进行车战,故汉字中亦能窥其风貌,两马并驾一车为“骈”,三马为“骖”,四马

为“駟”。四马一车叫乘,所谓千乘之国,万乘之君,便可知他拥有多少马和车。

## 马鞍与马镫

毛泽东写过三首《十六字令》,其一云:“山,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。”让我们看到战士驱马飞奔的英武形象,感受到一种英雄主义的磅礴气势。

在古典诗词中,描写策马征战的场面也比比皆是:曹操的《却东西门行》中说:“戎马不解鞍,铠甲不离傍。”王昌龄《出塞二首》云:“驱马新跨白玉鞍,战罢沙场月色寒。”薛奇童的《塞下曲》中说:“金鞍谁家子,上马鸣角弓。”

在中国,马鞍、马镫的历史是相当古老的。考古研究表明,远在新石器时代,马在我国已被驯养,以马驾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,骑马虽晚了一些,但也有三千多年了。随着骑乘的兴起,原始的鞍具慢慢也就随之出现。在已发现的一面战国铜镜的背面,铸有骑马武士纹,马背上已备鞍具,此铜镜出自洛阳金村战国墓。此后在秦兵马俑中,发现有陶质鞍马,秦代的马鞍是软鞍,没有鞍板,鞍桥亦不明显。到了汉代,马鞍有了鞍板,前后鞍桥与鞍板的脊线相垂直,形似平头方枕。马鞍到了晋代,形制变得成熟,鞍下有鞍,鞍有鞍板,板上前后有鞍桥,两桥仍是垂直的,而桥肩变为拱形,并以鍍金铜叶包裹。到了唐代,马鞍稍有改进,出现后桥向下倾斜的样式,更加便于骑乘。

在马镫基本定型之后,往往更注重其工艺的精美与华贵,雕银鍍金,嵌玉绘彩,所以称之为:金鞍、银鞍、雕鞍、玉鞍、彩鞍。

马镫的出现,要比马鞍至少晚几百年。马镫的原始形制是从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条,下端结有圈形套,名曰“脚扣”,上马时作踏踏之用。以后,这个“脚扣”变成金属的,依旧是一只,故又谓之“单镫”。为了平衡,再由“单镫”发展成一边一镫,这样,既使骑姿平稳,且又舒适省力,利于长途乘骑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顺治年间制作的镶嵌珠石珊瑚马鞍,豪华端庄,是清代皇帝专用的。

清代的内务府设有造办处,马镫由这个机构铸造,“马镫分铁、铜、琅琅三种。铁合金铸造得最好,双镫一碰,声如钟馨。铸造技术高超,造型大方。马镫的上端,铸出两个龙头,龙的眼珠能转动,龙的嘴里有舌头,含有圆珠。摇晃马镫,龙眼转动,龙舌伸吐,龙嘴里的珠儿前后滚动,从龙嘴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”(陈重远《古玩史话与鉴赏》)

“骐骥骖风竞风流,卢白云自可倚。浩气长存天地阔,诗情画意两悠悠。”丙午马年新春之际,以“马草”“马隶”著称的天津书法家马孟杰先生欣然吟就《观奔马图有感》一首。全诗融合古典意象与时空哲思,赞颂了神骏驰骋的豪情,彰显了世间凛然的正气。

“骐骥驰骋”一词出自屈原《离骚》“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”。“骐骥”是古人对骏马、千里马的美誉。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,几千年来,人类养马、用马、爱马,产生了很多与马有关的文化现象。

在中国古代具有民俗特色的“花钱”中,铸有很多马的形象和与马相关的吉语。有一种始铸于宋代的游戏工具“打马格钱”,钱面上多铸有古代骏马图案及名称,如赤骠、渠黄、骠驎、绿耳、追电、追风等战驹及“昭陵六骏”等,有的铸有马主人之名,皆为古代名将,如赵将李牧、齐将田单、燕将乐毅、唐将尉迟等,马的形象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,这种“打马格钱”早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。

##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(五)

# 骐骥骖风竞风流

罗丹



品。在西方,公元前412年至公元前410年,西西里岛希腊殖民城邦阿克拉加斯城铸行的10德拉克马银币,传说是该城为纪念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上赛马获胜所制,图案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驭四乘马车向前飞奔,四乘马车的四匹骏马昂首奋蹄,神采飞扬,可见古希腊时代的马币在设计 and 制作上已经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。

近代以来,世界上数十个国家都发行过铸有马形象的硬币,足见马确实是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和喜欢的动物形象和艺术标志。世界上很多国家近代以来皆制作过马题材的徽章,它们或许也受到马题材硬币的启发和影响,因为两者在材质、造型、工艺、意蕴等方面具有很多共性。

从实用角度看,近代以来发行的马题材徽章种类很多,例如体育竞赛和其他竞赛的奖章、纪念章,以及跑马场章牌等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天津的几家企业曾推出一些铸有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的大铜章,图案选择了马的形象。1990年,天津市电子仪表工业管理局发行的企业形象大铜章、天津油漆厂发行的“灯塔”牌油漆产品形象大铜章等,上面皆铸有与中国邮政发行的庚午马年生肖图案相似的马的形象。

1990年,马年生肖邮票是生肖邮票系列中的经典之作,也是几轮马年生肖邮票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个,一直深受集邮爱好者喜爱。该票由中国邮票印制局高级工艺美术师邹建军设计,呼振源雕刻,北京邮票厂采用影写雕刻套印工艺印制。邮票以绿色为底衬,象征希望和生机,衬托出一匹马身黑亮,马鬃火红、四蹄雪白剪纸风格的小马驹。马驹佩戴饰有红荷花的马鞍,鲜红鬃毛,脖子上挂着带穗铃铛,臀部装饰似毛旋的花朵,“全身披挂”,精神抖擞。因为天津铸造的几种大铜章仅能呈现铜质本色,而不能展现邮票上的五颜六色,所以铜章的设计者选择以单色表现多色的效果,在刻画马的形象时取其骨相,其实也是一种创新和匠心,属于艺术再创造。大铜章的设计者看重的是马驹扬起一只前蹄蹄间的神态,它仿佛立刻就要奔跑起来,蕴蓄着迈出新步伐的态势。

20世纪40年代,生生热水瓶厂在天津成立,后成为天津市保温瓶厂。该厂曾推出“飞马”牌保温瓶,行销数十年。那铸有“飞马”图案商标的金属牌,让很多人记忆犹新。

1931年,实业家朱继圣在津创建仁立毛纺厂。1933年,仁立毛纺厂启用“天马牌”呢绒商标。“天马牌”发展扩大到包括地毯、制服呢、毛毯、床毯等产品,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品牌商标。1996年,天津仁立毛纺织厂铸造了纪念建厂65周年大铜章,上面“天马牌”商标中的骏马形象,凸显出一往无前的企业精神和奔腾奋进的时代气息。

题为1996年发行的天津仁立毛纺织厂建厂65周年及“天马牌”商标纪念章。

# 满庭芳

第五四三〇期

紫荆山公园曾经是郑州市区为数不多的大型公园之一。上世纪50年代,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,省博物馆、河南饭店、黄河水利委员会和省委、省政府机关,都建在这一带。后来,公园西大门建起一组工农兵群雕,颇受人们喜爱。紧挨着金水河和商城遗址,这也是紫荆山公园的优势。河南省人民会堂与紫荆山百货大楼,则是后来才有的。

1994年,郑州开始建设第一条城区立体交通快速路系统,名曰“四桥一路”。金水路的高架路与紫荆山大转盘联为枢纽拔地而起,公园格局为之发生大变化。鳞次栉比的高楼,也如雨后果春笋般出现。社会在发展,这是许多城市都有的新变化,尤其是大城市,公园与旧园林的一些景观,有时候会面临一些新挑战。园林之藏、之曲、之幽,旧的意境与格局多多少少被改变了。公园里的游人被高处的人尽收眼底,游园的优雅与游兴,多少减弱了一些。

城市还在快速变化——郑东新区与相关的几个经济开发区陆续发展起来,郑州慢慢变大了。2009年6月,筹备很久的郑州地铁1号线开工建设,到2013年全线通车。挖地铁,修地铁站,再次改变了紫荆山公园原有的格局。这期间,公园拆掉围墙,拆墙透绿。

公园适应新变化,园林人尝试开辟园中园,2010年于紫荆山公园东南门修建了一座梦溪园。小园有围墙有花窗,有门楼和朱红大门、月亮门。说是依照《梦溪笔谈》中

## 梦溪园迎雪看梅花



何频

描述的北宋园林样式建造,700余平方米的小园,亭榭门廊一应俱全。园中有奇石湖石、溪流池沼、飞鸟游鱼、嘉木名卉。特别是从外地移植而来的红梅与冬红果,这两种花木比较独特。本世纪初,郑州开花的红梅多是盆景。

梦溪园落成后,当年春节即开门迎客。过大年本来就喜气洋洋的,元宵和二月二天降瑞雪,人们兴冲冲冒雪看梅花,络绎不绝。曾有母女二人打着伞过来却不认识梅花,女儿说桃花怎么开这么早,那位母亲也不能解答。因为离得近,我一连多日在此流连,同事陈先生好写旧体诗词,他问我可是梅花?我说是的,他好欢喜。那几年,紫荆山公园北边,还有一片试种的梅园,春梅分红梅绿梅,和蜡梅一并混栽,树都不大,每年都是3月上旬梅花开花。郑州市民可以在自己家门口探梅看梅花,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郑州的冬天,公园里开花的树原来只有蜡梅、枇杷、柃树、迎春等不多的几种。2015年前后,变化开始变得明显,冬天开花的树包括灌木,有茶花、蔷薇、月季与四季桂。现在更多,增加了梅花、山玉兰、红木香、八角金盘、大花六道木、黄素馨,等等。四季桂和普通桂花树,冬天竟然也一直开花。郑州四季有花,终于梦想成真。

不只梦溪园和紫荆山公园,今年元旦,郑州的文化公园、人民公园和西流湖公园等地的梅花和蜡梅花都大开了。尤其地处西南的西流湖公园,原本是郑州的母亲河贾鲁河的一段,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市区的吃水问题,越过邙山引来黄河水使之加大流量。近些年生态廊道和公园大发展,西流湖公园与尖岗水库、常庄水库和南水北调干渠相连接,河流沿着丘陵冈蜿蜒流淌,颇有扬州瘦西湖的婉约意境。夏秋有“高湾听雨”,冬春是“千金梅岭”。今年元月中旬,三九严寒,风闻彼处处花正开,我们便去那“千金梅岭”探梅,哎呀!梅花如红雾,上百梅花品种,数千棵梅花一起开,眼前分明是郑州版的“香雪海”。

梦溪园去年2月梅花开花,今年是元旦开花,都赶上雪。雪霰与雪花“联翩飞舞,徘徊委积……庭列瑶阶,林挺琼树,皓鹤夺鲜,白鹇失素”。梦溪园早梅开花的时间提前了,让人不由感慨大自然的神奇。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,老话说,“麦盖三层被,枕着馒头睡”,梦溪园一派瑞雪兆丰年的景象。



书法

丙午大吉(中国画) 赵士英 谭海忠

人随春好

张福义 治印

春与人宜

冬日的寒风掠过村口,卷起门前大路上的尘土,却卷不走那一年又一年的喧闹。我的老家在江南的一个小角落。过去出村靠一座小桥,由清代留下的石板拼成,狭窄而险。我儿时屋前有个水泥广场,广场前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通邻村,邻村有路可达三个乡。每逢年关将近,水泥广场便成了活泛的小市场:卖糖葫芦的吆喝声,孩童追逐的笑声,混着腊月的冷冽,织成一张温暖的冬网。

我家面向大路,两扇斑驳的木门最靠近小桥。腊月里,我家就成了全村的焦点,因为父亲会写春联。父亲是教师,一手楷书清秀秀丽,让人折服。他总说:“字是人的脸,尤其是春联,贴在门上,天地都看得见。”

纸是新买的,墨是新磨的,一张长桌,摆上砚台。墨浓黑发亮,氤氲着松烟的清香。纸红得喜气,像待燃的火苗。父亲不急,闭目凝神片刻,仿佛在心底默诵着什么。然后蘸墨、提笔,墨迹便如春溪般流淌出来。那字迹端方清丽,一笔一画都透着老到的功底,横平竖直间,竟有几分特别的庄重。

最令我难忘的,是他总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嵌入对联中。大哥“子飞”、二哥“平乐”、我名“春来”,三个名字就能写出多副对联。可惜年代久远,我已记不起具体的内容。只记得他一边写,一边轻声念着“春来飞平乐”,在反复推敲,想着如何将名字嵌入对联而且要符合平仄对仗。如今想来,他好像要把我们的名字从小院柴门延伸到万里河山,把灶台边的粥香,学堂里的书声,都“塞”进这木门对联里才“善善甘休”。

春联写罢,墨迹未干,父亲退后两步,眯眼端详,嘴角常噙着笑。有时他会把我这个娇女抱在膝上,指着他的“杰作”说:“好好读书,中国字字千斤,字是死的,意要活化。对联传承文化,贴出去,就是替我们家说话。你们还小,终要飞向蓝天的。”我懂

那年的腊月廿八的午后,阳光斜斜洒进堂屋,我正帮母亲拆洗窗帘,院门口传来三轮车的吱呀声,是父亲从集市回来了,车斗里摆着红纸、福字,还有一捆捆青翠的松柏枝。我迎上去接东西,笑着说:“爸,现在谁家还插松柏枝啊,买些仿真花多好看,不用收拾。”

父亲把松柏枝往墙角一靠,拍了拍身上的尘土,语气带着几分执拗:“仿真花哪有年味儿?咱这老规矩,三十早上把松柏枝插在门框上,四季常青,岁岁平安,这是补年的味儿,也是补心里的念想。”母亲端着温水走过来,递给父亲一杯,笑着接话:“你爸这辈子就认这些老理儿,说松柏枝是年的筋骨,少了它,年就空落落的,心里也不踏实。”

我撇撇嘴,想起年少时总嫌这些老讲究麻烦。那年除夕,同学约着去逛灯会,父亲却非要拉着我一起插松柏枝、贴福字,我在一旁磨磨蹭蹭,嘟囔着:“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,有什么用啊,不如出去玩热闹。”父亲没生气,只是拿起一根松柏枝,轻轻拂去上面的枯叶,说:“孩子,这不是形式,是念想。日子再忙,年再变,这些根儿上的东西不能丢,丢了,心就没处搁了。”

那时的我,哪里懂什么心的归处。只觉得过年该是新潮的、热闹的,是商场里的张灯结彩,是手机里的红包祝福,却忽略了那些藏在老规矩里的温柔,那些嵌在烟火日常里的心安。直到前年,因特殊情况留在外地过年,出租屋里只有一盏孤灯,看着朋友圈里别人晒的松柏枝、年夜饭,心里空落落的,

深意,只看到冬阳斜照在他的脸上,身影在红纸的映衬下,高大得如同门前那棵老槐树。

每每我家对联一出,必然引得邻里驻足。乡亲们常围拢来,啧啧称奇:“这对联,有深意!”“嵌名联啊,把细佬名字都写进去了,高!”有人念上联,有人对下联,笑声在冷风里热闹起来。父亲微笑着不语,只递上热茶,任那赞声如雪片。我躲在门后偷看,见他指尖轻抚过“春”字,仿佛在抚摸我的额头。那一刻,门板上的红纸不再是纸,而是滚烫的春意,把寒风挡在了门外,把希望种在了心上。

如今,老父已92岁,蜷在藤椅里,像泛黄的旧书。今年我总陪着他晒太阳,想唤起他关于对联的回忆,可记忆如风中的沙,散了。一次他突然问我:“那墨香还在吗?”“早不知哪儿去了!”我回了一声。真是遗憾,纸上的字迹终究会褪色,但父亲写春联时的温度,却渗进了我的骨血。年复一年,年年新换,邻居说全村只有我家的春联有灵性,贴上了,连灶王爷都多笑三分。当乡亲们驻足诵读时,父亲看见的不是纸,是儿女们展翅的云影。他笔下流淌的,何止是“家声远”“国运昌”……他把儿女的名字缝进岁月的针脚,一针一线,绣出“子孙发达”的祈愿;他用红纸作舟,载着“吉瑞满堂”的梦,渡向春暖花开的彼岸。好在我们这几个儿女也没让他失望:子飞成了大学教授,平乐成了公司老总,春来我也成了小小作家。

新春将临时,想起老父的墨香春联,我多想裁一卷新红纸,蘸满那陈年墨香,替老父也写一副对联。上联写:“梅庭沐忆忆挥毫”,下联写:“兰室承欢续永年”,横批就题“春在心头”吧。我知道,红纸终会旧,墨字也会淡。但只要墨香的温度在,父亲的温度就在。匆匆忙忙几十年,结婚生子、忙家务,如今退休,终于可以侍奉在老父膝下,终于可以堂前行孝问虚寒,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!

## 父亲的墨香春联

彭春来



像缺了一块。那一刻才懂,父亲说的松柏枝,从来不是一根简单的树枝,而是拴着亲情的线,是熨帖心灵的帖,让漂泊的人,总有一处念想可依。

去年回家,我主动提起要和父亲一起准备松柏枝。集市上,父亲牵着我的手,在一排排松柏枝前细细挑选,教我看枝

## 年是人间补心帖

董国宾



丫是否舒展,叶片是否翠绿:“挑松柏枝和做人一样,要选挺直的、厚实的,经得住寒,扛得住风,心里才有底。”我点点头,看着父亲认真的模样,指尖触到松柏枝冰凉的叶片,心里暖烘烘的。

年三十那天一早,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喊我起床插松柏枝。院子里的石桌上摆着剪刀、红绸带,母亲煮好了红糖水,端过来让我们暖手。父亲踩着板凳,把松柏枝靠在门框两侧,我站在下面递红绸带,他边系边念叨:“左边系三圈,右边系两圈,红绸绕枝,福气绕家。”我笑着照做,红绸带在松柏枝上飘着,翠绿配大红,竟比城里的仿真花好看百倍,院子里瞬间就有了年的模样。

贴福字时,父亲让我把福字倒着贴在门上,我笑着问:“爸,倒贴福字,真的能福到吗?”父亲抬手把福字按牢,轻声说:“福到不到,不在字怎么贴,在心里有没有。心里装着家人,装着念想,福气自然就到了。这些老规矩,就像贴在心上的补丁,把日子的缝隙、心里的空缺,都补得满满的。”

桌上摆满年夜饭,饭菜香弥漫满屋子,门框上的松柏枝映着暖光,红绸带轻轻晃动。父亲举杯,眼里盛着笑意:“今年的年,补得齐整。”母亲给我夹了块排骨,笑着说:“你这孩子,终于懂了,年不是吃好喝好就够了,是要把心里的空缺都补回来。”我端起酒杯,和父母碰杯,酒液入喉,暖乎乎的,看着眼前的团圆,看着门框上的松柏枝,忽然懂得了父亲的话。

原来,年不是一场简单的欢庆,而是一张人间的补心帖。那些看似陈旧的老规矩,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小讲究,是补日子琐碎的帖,是补亲情疏离的帖,是补心灵漂泊的帖。它把散落在岁月里的念想、漂泊在外的牵挂、疏于陪伴的温柔,都一一缝补在团圆的时光里,让心有归处,让家有温度。

灯火灿烂,映亮了门框上的松柏枝,红绸带在风里轻轻飘动。我靠在父母身边,心里踏实又温暖。原来最好的年,不是繁华堆砌的热闹,而是把心补得圆满。日子总有缝隙,心灵总有空缺,而年,就是那帖最温暖的补心帖,以团圆为针,以念想为线,把所有的美好与温暖,都缝进岁岁年年的烟火里,让我们带着满心的暖意,奔赴新的一年。